

两位名扬苏中的女党员

□彭伟 陈红

1 叶邦瑾:烈火真金淬党性

叶邦瑾(1925—1946),女,如皋东乡人。1940年12月,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了新四军的民运宣传工作,后任中共如皋地下党交通站副站长等职。1946年5月,担任“新华社一支社”《江海导报》社记者,兼职华中一地委土改工作团如皋柴湾组组长。是年8月,壮烈牺牲。

星火燎原看红书

不同于一般女孩,叶邦瑾自幼对于文艺、政治很有兴趣。14岁那年,她在考题“文艺作家和常人有什么不同”的下面答道:

文艺作家有着常人没有的敏感,对于自然人生有着炯眼,一切进步的第一声往往由文艺作家喊出,然后由哲学家加以研究,政治家加以改革,终于造成实际的真相。

如此简约而又不失深度的答案,至今令人诧异,竟然出自一位小姑娘之手。这不仅仅是源自叶邦瑾天资聪慧,更由于她十分勤奋,尤其喜爱阅读。叶邦瑾生于书香门第。她的二哥叶邦泉(1920年生,曾任中共如皋县委干事等职)思想进步,将许多进步的革命书刊,收藏在祖父的书房中。小叶邦瑾常常悄悄进入书房,取出《大众哲学》《西行漫记》等,躲在床上,拉好帐子,如饥似渴地阅读红色书籍。久而久之,她自学成才,接受革命新教育,学习革命新思想,追求革命新生活。15岁那年,她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热火朝天烧篱笆

入党后的叶邦瑾,迅速地加入热火

朝天的革命斗争中。1941年,上级领导安排她参加基层民运工作。父母表示反对,希望她切勿放弃初中学业。叶邦瑾说服双亲,打起背包,即刻下乡。她头上扎花毛巾,身上套粗布衣,脚穿圆布鞋,俨然一副村姑的模样。她在贫农家生活工作,喝糙子粥(麦屑粥),睡破席子,蚊虫叮咬爬虱子,从不叫苦叫累。她还平易近人,和农民打成一片,被大家称为“自家人”。

自家人不干两件事。她在斗争中,一心一意为群众干革命。1943年4月,日伪军队加强“军事清乡”,从江南运来不计其数的毛竹,沿着苏中四分区内的“清乡”区域边沿,构筑起了数百公里的竹篱笆。这条封锁线,害人不浅,不仅限制新四军的物资运输,而且变成了“人民群众的死亡线”。百姓一旦接近竹篱笆,就会被侮辱、敲诈,甚至被杀害。农民出行尤为不便,唱起民谣:“竹篱笆,硬分家,南边田,北边家,良田荒芜没法种,种好的粮食吃不到它。”

时任丰西区委委员的叶邦瑾,带领一个行动小组,发动群众,挺进岔河、马塘一线,屡次破拆封锁线上的竹篱笆。7月1日晚,新四军一师的部分主力部队主动出击,火烧竹篱笆。叶邦瑾率领行动小组,作为地方部队,热“火”朝天,配合主力部队,一起烧毁绵延数百里的竹篱笆,立下战功。成功烧毁竹篱笆,彻底打破日伪封锁线,全面拉开苏中军民“反清乡”的序幕。《解放日报》称赞此举为“辉煌的英勇奇迹”。行动小组获得模范中心组的光荣称号,叶邦瑾也获得模范组长的荣誉。

怒火满腔斥敌人

从“自家人”到“荣誉组长”,叶邦瑾干革命,日趋成熟。随后数年间,她出任如皋

交通站副站长(代号“三姑娘”),新华社一支社记者、柴湾区区委书记等职,在三联村(柴湾区西部)等地从事土改等工作,屡屡立功,受到中共如皋县委的表彰。

敌人越来越痛恨叶邦瑾,扬言:“谁抓到叶邦瑾,赏黄豆10石;谁知情不报,就以通新四军,格杀勿论!”她毫不畏惧敌人的威胁,继续坚持斗争。1946年8月9日,叛徒告密,敌人前往翻身组组长杨玉琴家抓捕叶邦瑾。群众催促她撤离,叶邦瑾心系战友,前往老乡家通知病员,不幸被捕。她被绑在附近的石桥上示众。敌人将她押回如皋城,看她还是个小姑娘,送来美味佳肴,被她摔了。一个头目来劝降,又被她一记耳光打了回去。敌人无奈,施以酷刑:“灌肺肺”“坐老虎凳”“铁烧胸部”等,轮番上阵,妄图逼迫她供出党的秘密。叶邦瑾总是回答:“不知道!”敌人又以死威胁,她又回答:“我们共产党人多着呢,你们是抓不完,杀不尽的!”

8月17日,叶邦瑾被押往如城东门刑场。临刑前,敌人蒙蔽她的双眼。叶邦瑾怒火满腔,痛斥敌人:“祖国河山是人民的,为什么不准看!”最后她又高呼:“共产党万岁!”“自卫战争一定要胜利!”敌人恼羞成怒,杀害叶邦瑾后,解体剖心。

噩耗传来,新华社延安总社、华中一分社、《新华日报》《解放日报》《江海导报》纷纷刊出消息,以示悼念。新中国成立后,如皋县民兵师文工团自编自演歌剧《叶邦瑾》,在南通、如皋等地上演数百场,观众达10万余人。如皋县党史工作者编辑《如皋英烈》等书,均编入叶邦瑾烈士的故事。在那烽火岁月、激情年代,年仅21岁的叶邦瑾,践行了为革命奉献终身入党誓言。烈火真金淬党性,家乡人民永远记得她。

链接

《女共产党员》:大公无私守清廉

□苇航

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。“三八”妇女节前夕,因为学习和传承地方党史,我去拜访了潘永兰女士。20世纪50年代末,她是大型歌剧《叶邦瑾》的女主角。此剧在南通、如皋两地多次上演,轰动一时。叶邦瑾是如皋东乡人,她在如城壮烈牺牲时,年仅21岁。提及往事,潘永兰老泪纵横,至今仍被叶邦瑾的事迹感动。只是当年的剧本、剧照未能保存下来。新中国的成立,离不开像叶邦瑾一样的女党员们。

返回家中,有感叶邦瑾的故事,我又重温了一遍名著《女共产党员》。此书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,版本众多,除去新华书店、工人出版社等版外,外文出版社还发行过俄文版《女共产党员》。主人公帅孟奇(1897—1998)颇为传奇。她十分幸运,事迹被另一位女党员李伯钊录入书中。李伯钊(1911—1985),重庆人,红色戏剧家,杨尚昆的夫人。1945年2月,李伯钊完成《女共产党员》初稿。1949年3月,她才定稿。其间花费四年时间,如此慎重,源自著者的真心尊重,正如《女共产党员·前记》所述:

做一个中国共产党的女党员,毛泽东同志的学生,是非常光荣的。我们的帅大姐——帅光同志,堪称女共产党员的模范……

每每读起这段话,我的心中充满澎湃,我的眼前便浮现出封面画:振臂一呼的帅大姐,身着工服,脚戴镣铐,不惧敌人的威胁,走在前列,身后跟随着千千万万个劳苦大众。全书11节,从“约会”写起,到“她终于回到工作岗位”结束,采用纪实文学的手法,回顾了抗战前后,帅大姐遭受敌人各种摧残(水刑等)的经历。她不畏惧任何肉体上的折磨,只因心中有着共产党人的坚强信念:大公无私。

党的老一辈革命家,有别于封建时代的官员。蓦然想起那位大名鼎鼎的唐代诗人李绅感叹过:“锄禾日当午,汗滴禾下土……四海无闲田,农夫犹饿死。”可是他为官后,生活极其腐化。像帅大姐一样的共产党人,则是不忘初心,恪守清廉。新中国成立后,她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、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。身居高位,帅大姐很节俭。她很少穿新衣服,几十年前的旧衣服,穿了又穿,补了又补,实在补不了,就改成马甲穿。她的行为,不禁使我想起如皋籍清廉名臣戴联奎考中进士,不换旧衣的美谈。作为高官,她不屑以权谋私,养女陪她去广州看病,顺道去深圳游玩,晚付了住宿费,遭到她召开党员会议给予教导。亲朋好友托她安排工作,帅大姐都一律拒绝……

真心盼望着,《女共产党员》能有续集,而如皋人也应该为叶邦瑾编印一册《女共产党员》式的文学传记。总而言之,在旧的历史中感悟新的生活,在新时代里回顾老党员,十分必要。

2 谢老太太:一心一意奔向党

1945年底,苏皖边区成立。其中苏皖边区一分区下辖紫石县(海安县)、南通县、东阳县(海门县、启东县)、崇明县、靖江县、泰县(今泰州市海陵区及姜堰区)、泰兴县、东台县等十多个县。中心地区为如皋县,一分区政府设在如皋城。华中文化协会一分区分会也在如皋成立。一时间,如皋文艺十分繁荣。文艺工作者还在如皋编印了综合性刊物《文综》。此刊共出6期,前5期(从1946年1月至7月)均在如皋面世,在如皋乃至苏中解放区产生过一定影响。

《文综》十分关注妇女生活,介绍苏中解放区女党员的革命事迹以及妇女生活。尤其第3期至第5期《文综》,连载了长篇报告文学《谢老太太》。作者署名“蓁子”,其身份已无法考证。不过文中的主人公谢老太太倒是名人,即陆定华(1893—1959),浙江嘉善人,年轻时嫁入谢家,因为家庭失和,前往上海。在沪加入共产党后,她屡遭逮捕,数次入狱,受尽折磨。1937年后,她又前往江南抗日游击区、江苏省委工作。1945年,她前往苏中解放区与儿子谢克东团聚。

《谢老太太·前记》交代了她来苏中解放区的背景——

谢老太太陆定华同志,今年55岁了(笔者注:此为虚龄)。她是一个老共产党员。她的头发已经半白,精神却很健康。从她一双黑溜溜的眼睛里,可以看到她年轻的时候,是怎样一个精明能干的女性。她有倔强的个性,不屈不挠的骨格,因为是这样,她才能在艰苦的环境中,斗争了22年。现在,她在斗争中得到了的果

实,就是在广大的革命区域之中,已能安逸地度过着她的老年生活了。

细读全文,谢老太太的一生,还真是不屈不挠,从一位富家小姐最终转变为一位女共产党员的典范。清朝末年,陆定华出生在松江的富裕人家。她早年失父,想去学校学习,又屡屡遭到哥哥、嫂子的反对和刁难。她长大后,寻思着离家生活,却被哥哥从火车上抓回来。她被监控着,关入了大红花轿,送去了败落的谢家。尽管陆定华为谢公子生了儿子,可生活十分不幸。谢公子的辫子早就剪了,可是重男轻女的思想未曾剪除。生活中,她屡屡遭到家暴。陆定华成为护工,穿上白色制服。谢公子当街狂骂:“下贱女人,你也出来了!”他边说边从袖子里拔出小插子,对着妻子的脸戳去。鲜血从陆定华的眼角下流了出来。她顽强地抵抗着,揪住丈夫理论。最终,她被压倒地上,承受着丈夫雨点般的拳击,浑身痛得发麻。

经过多次家暴后,她向警察告发,但是警察置之不理。她并未放弃,毅然孤身一人前往上海。1924年,她前往商务印书第五厂从事装订工作,由一位小姐、太太,脱胎换骨,成为一位女工。她渐渐接触到广州过来的工友,听说到了国共合作、革命党。久而久之,她懂得共产党就是工人的党,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帝国主义。陆定华融入了工人的生活中,把工厂当作家庭。她渴望永远不要离开这个家。每每想到这些,她热血沸腾,心中情不自禁地迸出“我要相信共产党”的想法。不过有时她又想到她是一位小

姐,家中有资产,老了还要回家……经过一回又一回的思想斗争,想起自己的遭遇,最终她坚定地向党组织靠拢。她在商务印书馆工作,代表3500名工人与资本家谈判取得胜利。五卅运动中,她带领女工游行,并且第一个卧轨抗议。陆定华用自己的行动,光荣地叩开党组织的大门。1925年秋,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四一二政变爆发后,陆定华被叛徒出卖,被逮捕入狱。她被关押在闸北五区的警察局。敌人让她招供,威胁道:“你再不招,今天夜里要请你尝一尝电刑的滋味了。”“招什么!”陆定华毫不畏惧。经过一番斗争,苦无证据,又有人来说情,警察才将她暂时“释放”了。陆定华回厂后,心脏病大发,心跳加快,嘴唇苍白。疯狂的敌人,居然破门而入,将她从病床上拖起来,送往法庭下的地下室,严加审讯。四个大汉,抓紧她的手脚。一个残忍的警察,将一勺又一勺的水灌入她的鼻孔。很快,她的肚子、脑子涨开了,眼里冒出了火花。她仍然拒绝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。最终她失去知觉。接下来的四个月,陆定华面对幽暗的电光,心中却无比光明,始终口如瓶,未曾交代任何“罪行”,无奈的警察只能将她释放。

后来,陆定华又数次入狱,始终如一。释放后,她又被安排到江南从事党的地下工作,立下功劳。1945年,她接到儿子从苏中解放区寄来的信件:“这里有你多年所理想的乐园,这里有你所理想的家庭,母亲!你赶快回来吧!”此时的陆定华已经变成一位老太太,她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“红色家园”,快乐地奔向了苏中解放区。经过《文综》的介绍,谢老太太名满如皋乃至苏中解放区。